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可爱的机器犬

王晋康
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

可爱的
机器犬

王晋康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可爱的机器犬 / 王晋康著; 颜实主编. —北京:
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8.1
(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)
ISBN 978-7-110-09702-1

I. ①可… II. ①王… ②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784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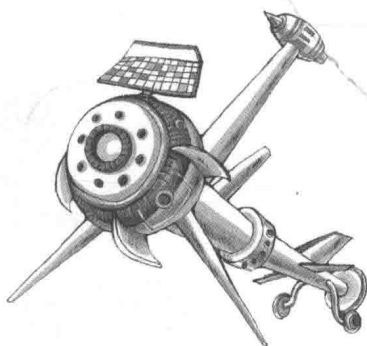
策划编辑	王卫英 杨虚杰
责任编辑	王卫英 符晓静
装帧设计	中文天地
责任校对	焦 宁
责任印制	徐 飞

出 版	科学普及出版社
发 行	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
邮 编	100081
发行电话	010-62173865
传 真	010-62173081
网 址	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
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88千字
印 张	5.37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110-09702-1 / I·515
定 价	28.00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目录



可爱的机器犬	/ 1
天火	/ 17
义犬	/ 40
失去的瑰宝	/ 91
哥本哈根解释	/ 108
秘密投票	/ 131



可爱的机器犬

我的机器犬代理销售公司办得很红火，既经营名贵的宠物犬和导盲犬，也有比较大路货的看家犬和牧羊犬，一色的日本产品，制造精良，质量上乘，用户投诉率仅有 0.01%。不过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 0.01%，使得张冲经理（就是我）几乎走了一次麦城。

这事得从巴图的一次电话开始说起。巴图是我少年时在草原夏令营结识的铁哥们儿，如今已长成剽悍的蒙古大汉，脸色黑中见红，声音如黄钟大吕。他说他在家乡办的牧场很是兴旺，羊群已发展到 3000 多头。又夸他的几只牧羊犬如何通人性，有赛虎、尖耳朵、小花点……

这话当然挠着我的痒处了，我说你老土了不是？脑筋太僵化，现在已跨进 21 世纪了，竟然还不知道使用机器犬？机器犬的优点是无可比拟的，它们一次购置后就不再需要运行费用，用起来可靠、方便，而且几乎是万能的。这么说吧，你就是让它为你揩屁股它都会干，只要输进去相关程序。还有——我经销的都是最上乘的日本原装货！

巴图在屏幕上怀疑地盯着我——当然不是怀疑他的哥们儿，而是面对“商人”的本能怀疑。他淡不唧地撂了一句：都知道是美国的电脑最棒，不是日本。我讽刺道，行啊哥们儿，能说出这句话，说明你对什么是机器人还有最起码的了解。但机器人毕竟不是电脑，两者还是有区别的。告诉你，日本的机器人制造业世界领先，这是公认的。

巴图直撅撅地说，你在说机器犬，咋又扯到机器人身上？

这家伙的冥顽不灵真让我急眼了，我说你这人咋咬着屎橛打转转？两者的机理和内部构造完全一样嘛，区别不过是：两条腿——四条腿，没尾巴——有尾巴。不要忘了，你的嘴里还长有两颗“犬”齿哩。

巴图忽然哈哈大笑：我是逗你哩，你先送过来一个样品吧，不过，必须你亲自送来。

我损他：单单一条机器狗的生意，值得我从青岛飞到内蒙古？不过说归说，我知道他的良苦用心。他几次诚心邀我



去草原玩，我都忙于俗务不能脱身。我说：“好吧，听说嫂嫂乌云其其格是草原上有名的美人，你一直金屋藏娇，还没让我见过一面哩，冲着她我也得去。”

于是，第二天晚上我就到了碧草连天、羊群遍地的内蒙古草原，到了巴图家——不过不是蒙古包，是一辆身躯庞大的宿营车。夕照中羊群已经归圈，男女主人在门口笑脸相迎。乌云其其格确实漂亮，北地的英武中又有南国的妩媚，难怪巴图把她捧在手心里。晚上，巴图和我大碗地喝着酒，装着机器犬的长形手提箱卧在我的脚旁。蒙古人的豪饮是有名的，我也不孬，那晚不知道灌了几瓶进去。巴图大着舌头说：“知道我为啥把你诓来？当哥的操心你的婚事，已经小三十了还是一条光棍。这次非得给你找一个蒙古妻子，不结婚就不放你走！”我也大着舌头说：“你把草原上最漂亮的姑娘已经抢走了，叫我捡次等品？不干！”

从这句话里就知道我并没醉到家——这句高级马屁拍得乌云其其格笑容灿烂，抿着嘴为我们送上手抓羊肉和奶茶。后来，我想到来牧场的正事，就打开提箱盖，得意地说，看看本公司的货吧，看看吧。提箱内是一条熟睡的形似东洋狼狗的机器犬，我按了一下机器犬耳后的按钮，JPN98立即睁圆了眼睛，尾巴也唰地耸起来。它轻捷地跳出箱子，摇着尾巴，很家常地在屋内转了一圈，先舔舔我的手（我是它的





第一主人)，再嗅嗅巴图夫妻的裤脚，把新主人的气味信息存入大脑。

乌云其其格喜道，“和真的牧羊犬一样！看它的样子多威武！多可爱！”我自豪地说，怎么样？值不值两万元？今晚就把你的尖耳朵小花点赛虎赛豹的全锁起来，让它独自出去值夜，准行。巴图说你敢保险？大青山上真有那么几只野狼哩。我拍着胸脯说，“有什么损失我承担！”巴图又拍着胸脯说，“你把哥哥看扁了，钱财如粪土情意值千金，3000只羊全丢失我也不让你赔！”

不知道我们仗着酒气还说了什么话，反正俩人把JPN98放出去后就溜到地毯上了。第二天，有人用力把我摇醒，怒声说，看看你的好狗！我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在晨光中眨着眼睛，看见铁链锁着的几条牧羊犬同仇敌忾地向我的JPN98狂吠，而JPN98用吠声回击着，一边还护着它腹下的一只……死羊！

我脑袋发木，呆呆地问，“昨晚狼来了？要不，是你的牧羊犬作的孽？你看JPN98多愤怒！失职啊，它怎么没守住……”

巴图暴怒地说：“不许污蔑我的狗！是你的JPN98干的，乌云其其格亲眼看见了！”乌云其其格垂着目光，看来很为客人难为情，但她最终肯定地点点头。我的脑子刹那间清醒了，

大笑道，“巴图，哥儿们，我经营这一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过手的牧羊犬起码有几百条。哪出过这么大的纰漏？不要说了，我一定把这档儿事弄清，哪怕在你家耗上三年哩，只要嫂子不赶我走。”

乌云其其格甜甜地笑着说：“我家的门永远为远方的兄弟敞开着。”

我安慰气恼的巴图：“别担心，即使真是它干的，也不过是程序上出了点小差错——比如是把‘惩罚挡’（对多次不守纪律的羊只进行电击惩罚）的程度定得高了一点，稍加调整就成。兄弟我不仅是个商人，还是个颇有造诣的电脑工程师，干这事小菜一碟。”

那天，在我的坚持下，仍由 JPN98 独自驱赶着羊群进了草原深处，我和巴图则远远跟在后边用望远镜观察。不久，巴图就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因为 JPN98 的工作实在是无可挑剔。它知道该把羊群往哪儿的草场领；偶尔有哪只羊离群，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——远远超过真的牧羊狗——跑过去，用威严的吠声把它赶回来；闲暇时它还会童心大发，翻来滚去地同小羊玩耍。羊群很快承认了这个新管家。我瞧瞧巴图，他是个直肠子驴，对 JPN98 的喜爱已经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。

晚上 JPN98 气势昂扬地把羊群赶回羊圈，用牙齿扣上圈门，自己留在圈外巡逻。我们照旧把其他的牧羊犬锁起来。



月色很好，我们趴在宿营车的窗户上继续监视着。JPN98一直精神奕奕——它当然不会累，它体内的核电池够用30年哩。快到夜里12点了，我的眼睛已经发涩，打着呵欠说，你信服没有？这么一条好狗会咬死你的羊？

巴图没有反驳。乌云其其格送来了奶茶，轻声说：“昨天它就是这个时候干的，我唤不醒你俩，只好端着猎枪守到天明——不过从那一刻后机器犬再没作恶。”乌云其其格的话赶跑了我的睡意，我揉揉眼睛，又把望远镜举起来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刻，准确地说是23点56分，我发现JPN98忽然浑身一抖——非常明显地一抖，本来竖着的尾巴唰地放下来，变成了一条拖在地上的毛蓬蓬的狼尾。它侧耳听听这边屋内的动静，双目荧荧，温顺忠诚已经一扫而光，代之以狼的凶残野性。它蹑脚潜向羊圈，老练地顶开门栓。羊群似乎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——尽管来者是白天已经熟悉的牧羊犬——恐惧地哀叫着，挤靠在一起。JPN98盯着一只羊羔闪电般扑过去，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它已咬着羊羔的喉咙拖出羊圈，开始撕扯它的腹部。

巴图愤怒地抄起猎枪要冲出去，事到临头我反倒异常镇静。我按住巴图说：“甭急，咱们干脆看下去，看它到底会怎样。再说它的合金身子刀枪不入，你的猎枪对付不了它。”巴图气咻咻地坐下了，甚至不愿再理我。

我继续盯牢 JPN98。它已经撕开小羊的肚皮，开始要美餐一顿——忽然又是明显地一抖，那根拖在地上的狼尾巴喇地卷上去，还原成狗尾。它迷惑不解地看看身边的羊尸，忽然愤怒而痛楚地吠叫起来。

我本来也是满腔怒火，但是很奇怪，一刹那间，对月悲啸的 JPN98 又使我充满了同情。很明显，它的愤怒和迷惑是完全真诚的。它就像是一个梦游者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些什么。不用说，这是定时短期发作的电脑病毒在作怪。巴图家的牧羊犬都被激怒了，狂怒地吠叫着，扯得铁链豁朗朗地响。它们都目睹了 JPN98 的残暴，所以它们的愤怒有具体的对象；而 JPN98 的愤怒则显得无奈而绝望。

我沉着脸，垂着目光，气哼哼地拨通了大字株式会社的越洋电话。留着仁丹胡的老板大字共荣在甜梦中被唤醒，睡眼惺忪，我把愤怒一股脑儿泼洒过去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给我发来的是狗还是狼？贵公司不是一向自诩为质量可靠天下第一吗？”

在我的排炮轰击中，大字先生总算问清了事情的缘由，他边鞠躬边礼貌谦恭地说：“我一定尽快处理，请留下你此地的电话号码。”我挂上电话，看看巴图，这愣家伙别转脸不理我。女主人看看丈夫的脸色，乖巧地劝解道：你们都休息吧，尽坐着也没用。我闷声说我不睡！我张冲啥时丢过这么大的



人？你再拿来一瓶伊犁特曲，我要喝酒！

我和巴图对坐着喝闷酒，谁也不理谁。外边的羊群已恢复了安静，JPN98“化悲愤为力量”，用牙齿重新锁上圈门，更加尽职地巡逻。要说日本人的工作效率真高，4个小时后，也就是朝霞初起时，越洋电话打回来了。大宇先生真诚地说，他的产品出了这样的问题，他非常非常的不安。不过问题不大，马上可以解决的。他解释道：

“是这么回事。在张先生向我社订购100只牧羊犬时，恰巧美国阿拉斯加州环境保护署也订购了100只北美野狼。因为该地区的天然狼数量太少，导致驯鹿的数量骤减——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，狼虽然猎杀驯鹿，但杀死的主要是病弱的鹿。所以，没有狼反倒使鹿群中疾疫流行。这是生态系统互为依存的典型事例——鄙社为了降低制造费用，把狼和牧羊犬设计为相同的外形。对不同的订货要求，只需分别输入‘狼性’或‘狗性’程序即可。这是工业生产中的常规方法，按说不存在什么问题，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儿。由于疏忽，工厂程序员在输入‘狼性程序’时多输了一只，这样发货时就有了101只狼和99只狗——不必担心狼与狗会混淆，因为尾巴的上竖和下垂是极明显的标志。于是，程序员随机挑出一条狼，用‘狗性程序’冲掉了原先输入的‘狼性程序’。但是，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——可能是‘狼性’天



然比‘狗性’强大吧（大宇先生笑道），‘狼性程序’竟然保留下来，转化为潜伏的定时发作的病毒，在每天的最后4分钟发作而在零点时结束。这种病毒很顽固，现有的杀毒软件尚不能杀灭它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解释：“好啦，大宇先生，我对原因不感兴趣，关心的是如何善后，我已经被用户扣下来做人质啦。”

大宇说：“我们即刻空运一只新犬过去，同时付讫两只死羊的费用。不过，新犬运到之前，我建议你把JPN98的程序稍做调整，仍可继续使用。调整方法很简单，只需把它的体内时钟调慢，使其一天慢出来4分钟，再把一天干脆规定为23小时56分，就能永远避开病毒的发作。”

“你是说让JPN98永远忘掉这4分钟？把这段‘狼’的时间设定为不存在？”

“对，请你试试，我知道张先生的技术造诣，这对你来说是驾轻就熟的。”

虽然我对这次的纰漏很恼火，但作为技术人员，我暗暗佩服大宇先生的机变。我挂断电话，立马就干。到门口唤一声JPN98，它应声跑来，热情地对着每个人摇着尾巴，一点儿都不在意主人的眉高眼低。我按一下电源，它立即委顿于地，20分钟后我做完了调整。

“好啦，万事大吉啦，放心用吧。”我轻松地说。

巴图和妻子显然心有疑虑，他们怕 JPN98 的“狼性 4 分钟”并没真的消除。于是，我在这儿多逗留了 3 天。3 天后，巴图夫妻对 JPN98 已经爱不释手了。它确实是一条精明强干、善解人意的通灵兽。它的病症也已根除，在晚上零点时（也就是它的 23 点 56 分时），它仍然翘着尾巴忠心耿耿地在羊群外巡视，目光温顺而忠诚。奇怪的是，尽管羊群曾两次目睹 JPN98 施暴，但它们很快接受了它，是它们本能地嗅到它恢复了狗性？乌云其其格说，留下它吧，我已经舍不得它了。巴图对它的“历史污迹”多少心存芥蒂，但既然妻子发了话，他也就点了头。

好了，闲话少叙。反正这次草原之行虽有小不如意，最后仍是功德圆满。巴图和妻子为我举办了丰盛的送别宴会，我们喝得眼泪汪汪的，大叹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等。巴图还没忘了给我找老婆那个茬儿，说兄弟你放心！我一定找一个比乌云其其格还漂亮的姑娘给邮到青岛去。

JPN98 似乎也凭直觉知道我要离去，从外边进来，依依不舍地伏在我膝下。我抚摸着它的背毛，想起那两只可怜的羊羔，就对巴图说：“哥儿们，JPN98 害死了你的两只羊羔，我向你道歉，我马上就把大宇会社的赔偿金寄来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很抱歉，非常非常抱歉。”巴图瞪着我说：“你小子干嘛



尽说这些没油盐的话？再不许说一个赔字……”

我们的互相礼让被 JPN98 打断了。从听到我说第一个“道歉”时，它就竖起了耳朵。以后听到一声“抱歉”，它的脊背就抖一下。等听到第三声时，它已经站起来，生气地对我吠叫。那时我的脑袋已不大灵醒了。喝酒人的通病就是这样，喝下的酒越多，越是礼貌周全君子谦谦。我自顾说下去：“那不行，义气是义气，赔偿是赔偿——JPN98 别叫！让最好的朋友受了损失，我能心安吗？我诚心诚意向你道歉——JPN98 你干什么呢？”

JPN98 已经拽着我的裤脚奋力往外扯，两只忠诚的狗眼恼怒地盯着我。三人中只有乌云其其格没喝晕——其实我也灌了她不少——机敏地悟到是怎么回事，她惊喜地叫一声：“哈，JPN98 还挺有自尊心哩，挺有原则性哩。”

她向两个醉鬼解释：“知道它为什么发火吗？它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。你说它杀死了两只羊羔，但它根本不记得它干过，能不生气吗？”倒也是，那只能怪它体内的病毒，确实怪不得它呀。我醉眼朦胧地说：真的？那我倒要试一试。我站起来，对巴图行了个日本式的 90 度鞠躬，一字一句地说——同时斜睨着 JPN98：“巴图先生，我为 JPN98 的罪行正式向你道歉——”

JPN98 暴怒地一跃而起，把我扑倒在地，锋利的钛合金